

巴黎漫筆

柳門 雪人



巴黎漫步

柳门 雪人

新华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3999

1073999

巴黎漫笔

柳门 雪人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插页 2 张 232,000 字
1986 年 6 月第一版 1986 年 6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统一书号:10203·195 定价:2.10 元

出版说明

《巴黎漫笔》是柳门、雪人撰写的通讯散文集，作者用轻松、生动的文笔向读者介绍了法国的社会生活以及近年来法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柳门是长期旅居法国的记者和翻译家。他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及东南亚中文报纸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文章，报道法国、西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动向。

雪人是柳门的夫人，擅长写抒情散文。她的文章感情真挚，文字清新隽永。

本书所收集的，仅是他们历年来、特别是最近写的文章的一部分。

目 录

柳门作品

欧洲华人学会成立大会侧记	(2)
欧洲华人学会年会鳞爪	(5)
丁玲、刘宾雁在巴黎作客	(8)
鲁迅著作的法译	(14)
巴黎高等翻译学校	(18)
《红楼梦》法译本问世	(23)
老舍小说法译选集出版	(30)
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	(34)
《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论文汇编》出版	(46)
阿拉贡的逝世及其生平、著作	(48)
狄德罗逝世二百周年	(55)
华侨后裔的寻根问题	(60)
八月病	(63)
法国“街头女”的“造反”	(67)
酒患在法国	(72)
“水合土”——干旱地区耕作的救星	(76)

风靡法国的“卡门”	(80)
从巴黎的敦煌壁画展谈起	(85)
法国的“新贫”	(91)
西欧罕见的干旱及其影响	(95)
自动化无人驾驶地铁	(100)
欣赏瓯剧及其他	(105)
“中国文化日”点滴	(109)
观赏粤剧	(113)
中国五大名家画展	(116)
《丝路花雨》在巴黎	(121)
中国图书展览	(126)
京剧三团演出	(130)
法国总统选举侧记	(134)
法国首座太阳能发电站投入生产	(139)
从巴黎的肚皮到巴黎的心脏	(143)
法国作家凯塞尔的逝世及其生平著作	(148)
法兰西学院迎接第一名女院士	(153)
法国在北京举行的农村景物画展	(160)
看法国学生用华语演戏	(166)
汉学研究在法国	(170)
闲话猕猴桃	(175)
印象派画家作品	(179)
印象派勒努瓦个人回顾画展	(183)

雪人作品

两个法国小故事	(190)
在巴黎过年初一	(194)
法国妇女的忧郁	(198)
“天仙配”在巴黎	(202)
侯德榜等在巴黎	(206)
汪德昭谈“除三害”	(209)
在巴黎过国庆	(212)
岱古太太的拜访	(216)
中国杂技团与我	(220)
一九六四年巴黎博览会	(223)
巴黎的门房	(226)
最长的日子	(230)
巴黎暑期及其游客	(235)
法国飞机大王其人其事	(240)
巴黎南郊医院	(244)
在伦敦戏院看戏	(248)
英国人与伞	(251)
法国高中会考	(255)
三十一届国庆在巴黎	(259)
重遇艾青和中国作家	(262)
老舍《茶馆》在巴黎	(269)
法国人与爱情	(272)
八月在巴黎	(276)

春节在巴黎	(280)
巴黎地铁的“重新人性化”	(283)
令人焦虑的巴黎治安	(286)
“北京饭店”在巴黎	(289)
赵无极色与光的艺术	(291)
兰兰和兰兰的画	(299)
奇怪的法国习俗	(303)
京剧魅力在巴黎	(306)
法国人对运动缺乏热情吗?	(310)
法国也有一座“中国城”吗?	(313)
在兰兰家陪戴爱莲晚餐	(316)
自由女神雕像	(326)
蜚声全球的巴黎铁塔	(331)
法国传播媒介明星	(338)
“三八节”与法兰西妇女	(342)
云南十八怪	(347)
戴硕君的艺术生涯	(351)
附录:	
在柳门夫妇家作客	(363)

柳 门 作 品

柳门近影



欧洲华人学会成立大会侧记

酝酿和筹备了多年的欧洲华人学会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八月下旬在法国诞生了。这次成立大会，是在里昂西郊二十五公里的埃弗(Eveux)的一座由近代名建筑师勒·科尔比西埃(Le Corbusier)设计建造的圣玛丽修道院举行的。参加成立大会的包括来自瑞典、荷兰、西德、瑞士、英国和法国华人学人将近三十人。会期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二十九日结束。

依据筹备会负责人瑞典哥德堡大学黄祖瑜、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马大任和西德汉堡大学关愚谦的解释，华人学会筹备的主要目的，在于扬弃过去在在都寄人篱下、依附他人以自存的学术研究陋习，而应确定自立门户、从事钻研，以抵于成的志向。

黄祖瑜以其最早来到欧洲、独马单枪打出自己天地的经验来作这样的分析：“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来到欧洲进行学术研究的我国学人，因为政治或它种原因，学成后没有回国，甚或有家归不得，于是，无可奈何地漂泊异地，举目无亲，凭着两手空拳和自己的学问，想在这薄情的西方世界里打出

江山，真是谈何容易。有许多转行在大学里教课或研究汉学，在欧洲专家的房檐下，低声下气地苦干。

“这些筚路蓝缕、从事拓荒的我国学者，经过三四十年的苦干，已经可以站立起来，自己作自己的工作了。还有更多的我国学者，这些年来由祖国或它处来到欧洲，从事学术研究，他们的为学精神和蔚为奇观的成绩，更加强了我们中国人可以独立研究的决心。

“西方汉学研究学问的态度，固然值得我国学者借鉴，而我国学者的实际学识，加上过去在祖国的丰富经验和阅历、传统的刻苦钻研精神，也是研究学术的宝贵条件。如果双方能站在平等地位，协力合作，其所得效果，必定比过去的收获要大得多。”

马大任认为：“外国汉学家仅把中国学人当着‘语言技术员’使用，而不当作专家看待，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关愚谦更进一步指出：“外国汉学家无一人能用中文发表文章，但发表汉学著作则必须中国学人协助，而以自己的名字大写特写”。

显而易见地，他们这一套话都是依据他们多少年来亲身经历和体验而发出的见解。欧洲华人学会组织的目的，无疑地是在于加强我国留欧学人的学术研究，使其能与欧洲学者从事更积极的合作，以期达到更加圆满的效果。

为期一周的聚会之外，与会者趁着天高气爽的晴朗风光，还作了一次野餐，并游览里昂的名胜古迹。

最后，除了在一家中国餐馆聚餐而外，还组织了一次邀请来宾参加的文娱晚会，表演节目中有比双簧还多出一人的“三

簧”，噱头百出，逗得全场同声发笑。年近古稀、白发苍苍的黄祖瑜的“女起解”青衣独唱表演，却把生长在西德的两位十五岁和十三岁小姑娘惹得弯折腰肢大笑。那位小的姑娘还掩着嘴跑到走廊去连续大笑。或许生长在外国的小伙伴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大男人提着假嗓子学女高音歌唱吧，所以怎样也忍不住狂笑起来。

或许由于旅欧华人从事业务多属于餐馆业的缘故吧，许多外国人都普遍认为中国人之旅居欧洲者，全都经营餐馆业。记得前数年笔者受邀参加一次国际性宴会，席间有英国一家锁链式报纸企业的代表。在经过一番寒暄及自我介绍之后，他说：“你是在欧洲第一次碰到的不是从事餐馆业的中国人”。

近十年来欧洲流行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当着美国人第一次乘搭人造卫星上月球时，在月球上遇见了几个俄国人，于是在惊诧之余，他们对俄国人说：“我们满以为我们是唯一的首批登月球的人，原来你们却还比我们抢先一步！”

俄国人说：“我们也不算是首批抢先到月球的人，比我们抢先一步的还有呢，他们是中国人”。

美国人间：“中国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俄国人回答：“他们开餐馆，他们是广东人。”

很显然地，欧洲人对中国人在欧洲的职业或多或少地有所误解。这次欧洲华人学会的成立，或许可以逐渐地把这偏见或错觉改正过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欧洲华人学会年会鳞爪

由西欧华侨、华裔学人组织的欧洲华人学会两年前在里昂成立。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来自瑞典、瑞士、西德、英国、荷兰、西班牙与法国学人约莫五十人，假座巴黎第十六区国家中学女生之家召开二届年会。开会期间，尽管碰上数十年来未曾见过的热浪来袭，每日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四度与三十八度之间，但是，参与会议的代表们仍然挥着扇子兴高采烈地踊跃发言、宣读学术论文、尽兴表演及欣赏文娱节目。

这次赶来参加年会的学人中，出生大陆的自然占绝大多数；但是，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出生或长大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多半是在西欧各国定居、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所有的华侨、华裔学人中，出国来到欧洲最早的是年高德劭的来自瑞典的黄祖瑜。因为在瑞典的华人少，又因为他的夫人是不会说中国话的德国人，他感慨地述说他曾经经历过十分艰苦的处境：“有那么六、七年，我连说一句中国话的机会

也没有。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结束初期。后来，好不容易等到那么一天，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闯入中立国的瑞典领空，被当地的防空部队强迫降落，而驾驶员却是一个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跋涉三十多公里去看那个同属炎黄后裔的同胞，好和他说几句生了锈的中国话。好不容易经过许多周折，算是找到了，原来这位飞行员却是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广东人。由于语言不通，仅能用英语互道寒暄，聊表慰问之意。”

在目前，这种在异邦寄居的孤寂现象早已不存在了。就连瑞典也住着成千上万的华人。

对于绝大多数的欧洲华侨、华裔学人来说，过去多少年来坚持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总算是建立了自己为学、钻研的组织；尤其差堪告慰的是：作为自己发表研究所得的学术刊物《欧华学报》第一期，已经在一九八三年五月间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根据新选出理事会的决定，下届年会将于一九八五年夏间在西德科隆举行。如果年会是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报》却决定每年出版一期。由于旅欧学人中有许多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下一期《学报》将以翻译为主题，分别由学人依据自己的专业来编撰有关文学翻译、技术翻译、翻译作品评论、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等类的文章，再加上其它任由作者自行选定题材的作品。

在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由巴黎人类博物馆的汤令仪与科隆贝尔(Pierre Colombel)陪同参观在巴黎展出的敦煌临

摹壁画展。汤令仪和科隆贝尔为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接洽及选择展览品事宜，曾多次作敦煌之行，所以对于展出物品，都深切了解。尤其是汤令仪，她对于每一幅画、每一座雕像、每一个石窟，都瞭如指掌，如数家珍，博得大家的欣赏与喝采。

最后一个下午，程序单安排的节目是一个吸引千千万万参观者的近代画始祖、印象派创导者画家马奈(Edouard Manet)的画展。这次画展是为着马奈忌辰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展出画幅、素描数百幅。刊行的展览目录就是五百五十页的一大厚册。他的世界闻名的《草地上的午餐》、《奥林匹亚》都在展览会里展出。法国街头一向是没有排长龙的。但争着要看马奈画展的人，却需要在大宫殿展览会门前排成五百公尺的长龙。

在一次联欢晚会里，受邀参加的会员及亲友将近一百人。除了猜灯谜、讲故事、说笑话等简短节目外，表演得最精采而多姿的可能是京剧的演唱了。不仅是二胡、单皮、板等乐器一应俱全，就连演唱的人也多到十来人。他们几乎全是巴黎的名票友。

此外，还有电影欣赏会及微雕展览。电影是田力和他的法国夫人回到老家山西五台山探亲时拍摄的农历春节当地民间活动的真情实景。微雕是出生河北而长期在东南亚羁留的艺术家戴顽君的作品。

所有这些参观、文娱节目，给欧洲华人学会二届年会添上不少的乐趣，尤其是在这个数十年来未曾经历过的热浪来袭的天气里。

(一九八三年八月四日)

丁玲、刘宾雁在巴黎作客

为着准备五月初旬的中国之行，法国总统密特朗特别邀请由中国作家、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到巴黎作客。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三十年代便享盛名的作家丁玲和《人妖之间》的作者、记者兼作家刘宾雁。

在法国，中国当代名作家及其作品对广大的文艺爱好者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过去这几年来，巴金、艾青、吴祖光……等名作家的访问，曾经引起汉学家及青年热烈的狂潮。这次丁玲、刘宾雁的来访，自然也不会例外。

专营中国书刊的凤凰书店首先为他们的来临而召开一次集会。在会谈里，丁玲首先说话。她说：她年轻时一直向往法国，景仰法国文学。她还说她初次读到法国文学作品是经过林纾移译的小说。

是哪些小说她虽然没有提起，但是，林纾译的英国作品比法国的多，大概很可能是亨利·贝纳丹·德·圣彼埃尔的《离恨天》和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了。

丁玲还说：两年多以前她曾受邀来法参加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但是，由于患病入院治疗没有成行。这次是应法国政府之邀而来访问的。她接着还说：“对于我，法国应是一个生疏的国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到法国反而产生好象回到家里一样亲切的感觉。”她这句洋溢着温情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还带来热烈的鼓掌声。

有人问她对于“女权运动”的感想，丁玲很坚决地说：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女权运动”，她仅参加过“妇女联合会”，而“妇女联合会”并不是“女权运动”的组织。

接着，丁玲自己解释说：“许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女权运动’者，想来应是一种误会。可能是由于我过去写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女性的原故。”

尽管这样，许多读过她的作品和明瞭她的生活的人，都知道她写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都附带着维护遭受压迫的女性的权利而奋斗，为她们抱不平的意念。在西方社会看来，这明明是属于“女权运动”范畴的行动。

有人问她在经过北大荒的艰苦生活，在二十多年没有写作机会之后又重新执笔，是否就得写些“奉命文学”的作品。丁玲这时候正言厉色地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奉命’的作品，今后也不会写任何‘奉命’的作品。如果要写，那仅能是‘奉我自己的命’的作品。”

作为《人妖之间》的作者，刘宾雁是引起人们特殊的兴趣的。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很想知道他是否有意在最近期间计划再写一篇更加为人们欣赏的作品。他说，他打算写一些有